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傅作义部队围剿叛军
川西剿灭女匪首「双枪老太婆」 简阳平匪
甘肃剿匪八勇士智取华山



往事

—1950—1953
写真 2

陈先义 / 陈瑞跃 /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1950—1953 写真·2/陈先义,陈瑞跃主编·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往事系列丛书)

ISBN 7-80647-146-4

I. 往… II. ①陈…②陈… III. 纪实文学—中国—
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712 号

书 名:往事——1950—1953 写真(之二)
作 者:陈先义 陈瑞跃主编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25
字 数:12 万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3001—8000
定 价:10.50 元

ISBN 7-80647-146-4 / I·112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田水泉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1)
阿 云	劝和代表团进藏	(9)
冀文正	背着公路进西藏	(13)
双培安	毛泽东流泪了	(17)
徐新奎	与藏兵比武	(22)
高秀林	新中国第一位“驻藏大臣”	(27)
贾题韬	密悟法师进藏	(34)
贾题韬	傅作义部队围剿叛军	(37)
叶伟强	川西军剿灭女匪首“双枪老太婆”	(41)
陈文水	简阳平匪	(47)
翟 尧	甘肃剿匪	(50)
曹玉江	大漠逐狼	(59)
董传军	生擒“贺兰王”	(69)
苏 峰	“四小姐”认亲,胡司令投明	(79)
袁俊宏	八勇士智取华山	(86)
德 俊	鏖战秦巴山脉	(99)
雄 伟	平凉“5·8”叛乱纪实	(111)
袁志刚	三省会剿马良纪实	(121)
志 刚	乌斯满落马祁连山	(126)
西 北	伊吾保卫战	(143)
郑 骏	独特而全新的历史视角	(160)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田水泉

1950年1月,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刚刚结束,人民解放军又接受了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

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当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发展的时候,百年来控制我国西藏的国外势力及其在西藏的上层人士,慌慌忙忙企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妄图使西藏人民脱离祖国,永久成为他们的奴隶。长期以来,西藏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领主庄园制的封建的农奴社会。人民过着黑暗的农奴生活,生产资料掌握在官家(封建政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也就是三大农奴主的手里。农奴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普通的人身自由。因此西藏人民日日夜夜渴望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的广大僧侣和人民,更加迫切地盼望中央人民政府速发义师,前去解放西藏。当时居住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打电报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表达了西藏僧侣人民的迫切期望。毛主席对苦难深重的西藏人民历来极为关怀,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复电中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全体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1950年春天,在全国胜利声中,人民解放军某部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进军。部队晓行夜宿,跋山涉水行了1000多里,来到甘孜。

这是红二、四方面军长征会师的地方,红军部队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团结平等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给广大僧侣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年曾任甘孜博(藏)巴(人)政府副主席的爱国大活佛格达,见了解放军热情极了,立即派人去张罗粮草。这位自称跟朱总司令是好兄弟的活佛,笑声朗朗地说:“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抗战时期,他曾专门派人到青海买了一张“八路军山西奋战图”,一直挂在经堂里。他从佛龛里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红军布告、标语等物,津津有味地谈起藏族人民当家作主的那段民主生活,愉



十八军举行进藏誓师大会。

快的笑容一直挂在他的脸上。但当谈到西藏的悲惨现状时，不禁放声哭了起来：“毛主席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快要给毁灭了啊！”说罢用袈裟拭泪连连向东方合掌念经祷告。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和平解放西藏，曾多次通知拉萨当局派出代表来京谈判，但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的撑腰，企图以军事力量阻我进军解放西藏。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脚步声，他们更加忙碌起来，通风报信，指挥联络，除将藏军一部分置于阿里、黑河地区外，把号称能征善战又由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三、九、十等七个代本和三个代本的一部在昌都一带摆开，企图依据金沙江之险，要我军就此止步。和谈之门被反动派关死之后，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昌都战役。

昌都是西藏东部的一个门户，是我军入藏的咽喉之道，是祖国高原地区的战略枢纽地带，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我各路部队在实施千里大包抄的行进展开中，一直牢记着毛主席和军区首长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首先要想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在进军途中，各路部队无论是在大风雪里，在茫茫的黑夜里，或是冰雹劈头盖脸打来或大雨淋透全身的时候，从来不进寺庙，不住民房，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一针一线，战士饿了，几个人分碗炒面，喝点雪水，也不向群众征一点粮。我军入乡问俗，每到一地即进行调查研究和政治宣传，对于藏族人民的经塔、神山、神树、嘛呢堆等和一切宗教建筑及风俗习惯，一律加以保护和尊重。人民解放军这些行动，在藏族人民面前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祖祖辈辈也没听过见过的“新汉人”来了，躲到深山的藏胞纷纷回来了。当解放军匆匆向他们告别继续前进时，那些热情纯朴的男女藏胞们尾随在部队后面，有的欢呼“菩萨兵，菩萨兵！”有的主动要求给解放军带路，有的修补被敌军破坏了的桥梁道路。许多占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山头要塞阻挡我军前进的“僧兵”也纷纷倒背着枪回来了。他们说，打这样的“新汉人”，要受神的谴责啊。



进军藏北的部队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人们看到了真理在哪一边，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我南路部队在澜沧江边的察雅，一次就接受了 500 多名被欺骗和裹胁的所谓“民兵”的投诚。在十几天里，共有 3000 多名“民兵”和“僧兵”携械归顺。反动派想利用大批“民僧兵”扭住和拖散我军的企图完全粉碎了。在这种形势下，担任金沙江下游防务的第九代本，也在宁静宣布起义了，响应我党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站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昌都敌人本以为雪山恶水赛过十万大军。但是当昌都敌人还在睡大觉时，我先锋部队飞到了。守昌都地区的藏军总司令率领了四个代本和沙王（总督）卫队于 10 月 18 日早晨，急急忙忙地离开昌都，企图西撤拉萨。这时已经晚了一步，我西北骑兵支队于同日占领恩达，横越了数百里荒无人烟的大草原的先头团，也先后到达类乌齐、恩达等重要城镇，消灭了西逃的敌人。南面门户也很快

被封住了。至此我们从四面完全兜住了敌人，十个代本的藏军除少数逃窜外，其余完全陷落在我军布置的大网里。昌都之敌逃到了宗驿山，被大包围套小包围紧紧扣住了，插翅难飞。最后放下武器，和平解决。

10月19日，被反动统治者盘踞了多少年的古城昌都升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万众欢呼。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接受了我中央人民政府民族政策的感召，派出了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来京谈判，取道昌都于1951年4月到达北京。



十八军进藏先头部队行进在康西草原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和协商,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正当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欢呼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定的时候,西藏上层集团中一部分反动分子却叫嚣起来:“北京签字,我们不承认!”替他们撑腰的帝国主义者也从中挑拨。昌都战役刚刚结束,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诬蔑中国人民解放自己西藏的行动是“侵略”,并胡说什么“美国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还在我军向金沙江边挺进时,美国政府就叫喊要给西藏反动派以直接军事援助,并唆使国外反动派和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企图挑起一场国际性的民族战争。印度政府于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1日三次照会我国政府,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可叹的”云云,公开干涉我国内政。

昌都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颁发了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将我军进藏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公开跟广大僧侣人民见面。根据中央规定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解委会既不同于军事管制委员会,也不是正式的区域自治政府,它是实现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雏型的政权组织。这个组织在我党领导下吸收了藏族各界各阶层代表人士参加进来,扩大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阵营。也正是由于这种政策的鼓舞和推动,当时各项工作均能有利于进军解放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因此解委会对以后进军拉萨和西藏整个解放,影响很大。

依据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指示,此时青藏公路已动工修建,康藏公路突破了关山阻隔,已越过了甘孜。筑路指战员和全体员工在飞鸟难飞的雪域克服了种种困难,发扬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开辟了康藏人民的幸福大道。

跨过了大山大水,饱尝了千辛万苦,人民解放军终于来到了拉萨,来到了祖国西部边疆的古城。拉萨城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俗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他们在房顶上点燃起松枝青草,升起了缕缕青烟,这是藏族人民欢迎远道亲人的表示。人们捧来滚烫的酥油茶,为解放军扫除风寒,道着亲切的问候。当解放军的腰鼓队穿过街道时,欢迎人群忽然发出狂热的欢呼:“文成公主来了,文成公主来了!”

解放军来了,“十七条”来了,西藏和平解放了,这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一件大喜事。西藏政府不甘心失败,在拉萨河两岸摆了四个代本,构筑了工事,架起了机枪,气势汹汹地叫嚣要撕毁十七条协议。反对派谣言也从那阴暗的巢穴里一股股冒了出来:“共产党不准信佛,要毁灭宗教。”“解放军来了,大喇嘛杀死,小喇嘛丢到河里淹死。”“布达拉宫铜佛流眼泪了。”藏军公开凶杀、强奸、抢劫,然后再嫁祸给解放军。



1951年8月28日,由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组成的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在藏胞的带领下自青海的香日德出发向西藏进军。

人民解放军在坚决打击一小撮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反动凶焰之后,积极扶持和发展上层中的爱国力量,并把工作重点放到争取广大的上层动摇人士身上,采用了座谈、访问、随意交谈等多种多样的自由活泼方式,展开了广泛的联系活动,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孤立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并针对动摇人士的思想顾虑,向他们反复说明:我军将忠实不渝地遵守和平协议的各项规定,对于过去亲帝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坚决脱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抵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这些上层人物听了,有的点头,有的沉默,有的还要看看。很多人对我党我军对待宗教信仰问题的态度,还在观望,还有怀疑,反动派曾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为了进一步向西藏广大僧侣人民表明我党保护宗教信仰的政策和坚定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关于此项规定,解放军官兵亲自到布达拉宫和拉萨三大寺,看望喇嘛群众,散了布施,献了哈达。在西藏,几乎全民信奉喇嘛教,人民解放军朝拜各寺庙的行动,轰动了拉萨,轰传到各地。反动派制造的“布达拉宫铜佛流泪”之说等等,一下子就破灭了。使很多人睁开了眼睛,从妖言迷雾中钻出来,认识了谎言的制造者,认识到真理在哪一边。从昌都到拉萨,部队利用一切条件和可能,替受苦受难的藏族同胞们治病、救灾、盖房、修水利、发放农贷、农具等等。并且根据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积极加强筑路和补给运输工作,保证部队供应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并且自己动手开荒生产,在世界屋脊上创造了奇迹,减少国家财政开支,改善部队生活,而且鼓舞了西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信心。

在完成几路进军的同时,我军又专门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回到了他的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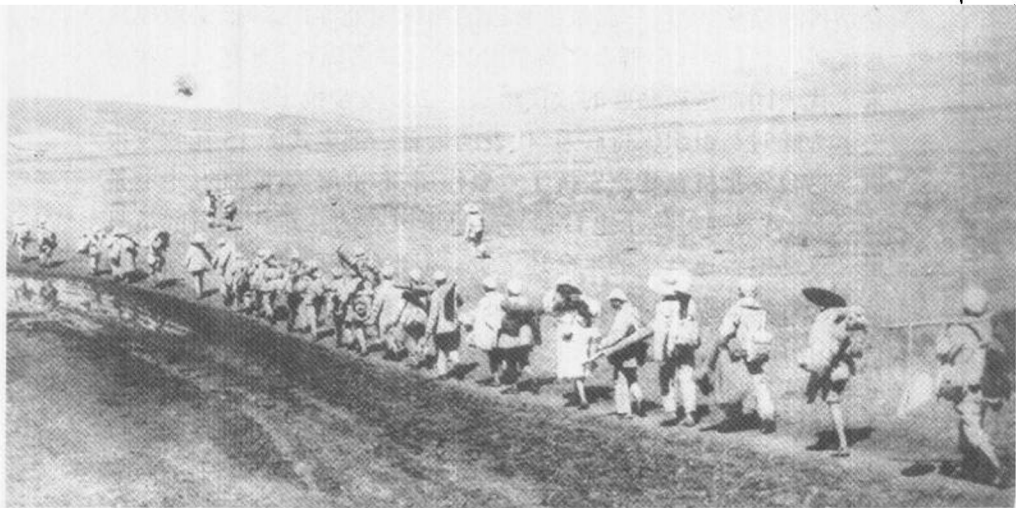
1951年12月,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了拉萨,插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喜马拉雅山上。

劝和代表团进藏

阿 云

1950年夏，为了劝说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代表同中央进行商谈，以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中共西北局，西北军区组成了一个劝和代表团，奔赶西藏。

这个代表团由八个人组成。青海塔尔寺当才活佛登居美诺布是达赖的长兄，他当团长；副团长是青海黄南州同仁县隆务寺的夏日仓活佛，还有大通县的先灵活佛噶登加措。秘书长由夏日仓的弟弟格来加措担任。迟玉锐是秘书，他的爱人程广惠为机要员，加



进藏部队行进在茫茫的戈壁上。

上服务员李铭,藏语翻译汪永德。

1950年7月,劝和代表团从西宁出发,是和青海各寺庙的朝佛者、商人约一百五六十人结伴而行的。代表团带着中央批准的“十条”和电台,还有一些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

在这个代表团里,当才活佛是首席代表,但他却代表着西藏上层亲帝分子反动贵族的利益,企图将情报尽快送进西藏,破坏西藏和平解放。每天宿营,他总离代表团营地相隔半天或一天的路程,一旦有机可乘,总想把我们甩掉。先灵活佛想借机去拉萨朝佛。而夏日仓活佛却表现得意志坚定,一路上做了大量工作。在代表团到达可可西里的那天下午,大约四五点钟的时候,马刚放出去吃草不久,就刮起了一阵大风,足有十一二级,这是进藏路上常有的事。风过后一切如故,单单将代表团的四匹马刮跑了,有人在捣鬼!

没有马走不了,代表团困了一个多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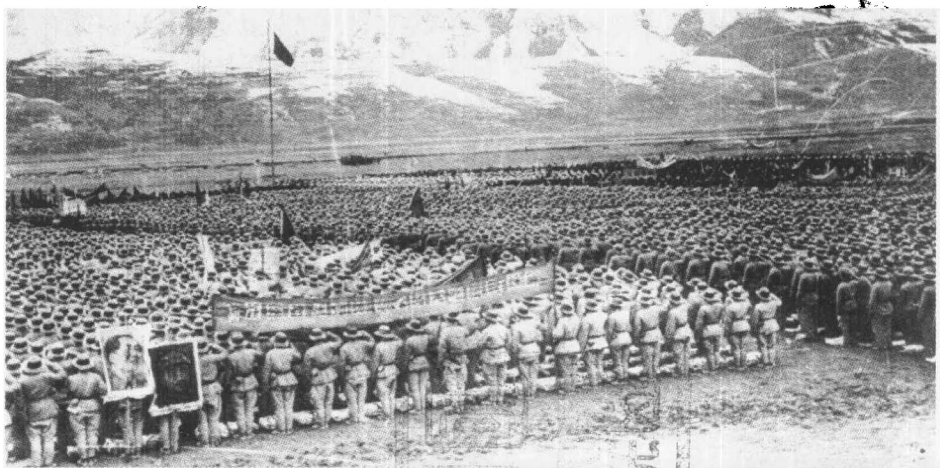
对这件事,当才幸灾乐祸,先灵活佛表示无能为力。只有夏日仓活佛和格来加措,一面派出自己的喇嘛四处寻找,一面采取摸顶念经等宗教仪式,向群众了解情况,经过许多周折,才把马匹找回来。代表团向送还马匹的牧民赠送了200发步枪子弹。

为随时与组织保持联系,代表团带着一部老式的15瓦收发报机。这台发报机在拉萨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通过这个电台抄转给噶厦政府的。在代表团成员眼里,这部电台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但当代表团到达离黑河大约一马站的夏曲卡时,黑河的四品官堪穷土登桑布,带着一位六品俗官,出面阻挡代表团前进,并要没收代表团的电台和自卫手枪。迟玉锐等人立即向上级请示对策,上级回电话:“为了表示我们的和谈诚意,同意将电台和手枪交给西藏地方政府,但必须设法去拉萨。对新疆逃亡匪徒乌斯满、哈里斯的部属要提高警惕。”

第二天,一个班的藏兵来了,准备动手拆电台的天线,当时代

表团正在与上级联络,上级通知他们:“昌都已经解放,把昌都解放的消息立即转告西藏当局……”电报还没有收完,藏兵就动手拉天线,程广穗等人全力与藏兵周旋,直到收完电报。后来,电台、手枪全被藏兵收走了。当代表团将昌都解放的消息转告西藏地方政府后,土登桑布对代表团的 attitude 表面上稍有缓和,并给他们送来一袋大米和饲料,但背后却在搞阴谋。

代表团在黑河地区两三天后,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连续下了一周,雪深过膝,青草、牛粪全被覆盖,牲畜无草吃。驮牛冻饿加上劳累死了两头,粮食也接近吃完,而黑河当局要等待拉萨的指示,不准代表团前进。等到天气转晴,道路可行时,土登桑布邀迟玉斌和秘书长到黑河官邸会晤。通知我们说:“去拉萨,但因道路难行,人烟稀少,须分批走。三位代表和随员先行两天,第三天你们汉人和其他人再动身。”



修建进藏公路的部队进行动员大会会场。

代表团在黑河被困了整整 40 多天。三位代表顺利到达拉萨，我们四人被押往山南地区乃东县。据押送代表团的藏兵议论，原准备把代表团送往山南与不丹交界的野人沟，后因昌都解放，噶厦政府才改变主意，在乃东把我们软禁起来。三位代表动身去拉萨的第二天，代表团发现青海商人、骡马帮、朝佛群众都去了拉萨；还有一批新疆乌斯满匪徒及国民党蒙古大代表包布拉也被放行去拉萨。这批匪徒有 10 多人，是在代表团到达之前被噶厦怀疑为“共产党”阻挡在夏曲卡的。迟玉斌和李铭去过他们的帐篷，李铭过去认识包布拉，他表示相信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到拉萨是为了朝佛，与乌斯满“途中相遇”，这些话令人难以置信。迟玉斌到哈萨克帐篷后，见到一名 50 岁左右的老妇和三个男人，他们身边放着一挺轻机枪。帐篷外有七峰骆驼，三四匹马。由于语言不通，无法对话。老妇人用手指着空口袋表示没有粮吃，示意要吃的，迟玉斌给了她几斤面粉，她招手向我表示谢意。

后来，噶厦弄清这批人是新疆的逃亡匪徒后，放行去了拉萨，后来又资助去印度。代表团则从黑河出发，由一班藏兵“护送”，翻山越岭七天，才到达乃东，并在一座孤楼里被软禁起来。噶厦政府对匪徒的态度和对共产党和谈人员的态度，真是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乃东渡过一段难熬的日子后，迟玉锐等四人想方设法到达拉萨，并索要回被抢走的电台和手枪，与上级恢复了联系，还在拉萨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圆满完成了劝和任务。

背着公路进西藏

冀文正

用一路坎坷这个形容词来描写进军西藏的十八军，一点也不为过。确实如此，这是艰苦卓越的进军，仅仅是修筑进藏公路，就足以留史千载了。

早在先遣支队进军甘孜、巴塘的时候，十八军的主力还在川西剿匪，这时毛泽东就指示他们，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同时，作为战略家的刘伯承也说：“这次进军，要进得去，站得住；保卫好边



进藏部队为藏民看病。

防,搞好交通运输建设具有战备意义。因此,在进军的同时,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筑路。西藏的公路建设要先纵后横,首先修通联接内地的战略纵深道路,尔后再以拉萨为中心向横的方向、向边境发展。”

不久,十八军专门成立了支援司令部,全面负责后勤和修路工作,拉开了进藏修路的大幕。

据统计,当年解放军投入修建川藏公路的兵力达 10 万人,有 3700 名官兵为修这条路献出年轻的生命,公路每向前延伸一公里,就会倒下两名筑路英雄。

“背着公路进西藏”。随着筑路战士的脚步一步步地前行,这一句名言就声扬海内外了。

川藏公路经过了 14 座大山,二郎山是第一座。

从新津往西走,本来是一路平坦,忽然地,有一座山立起来了,像一堵墙挡住去路。二郎山是川藏公路的雏形和缩影,要进军西藏,必须打通它。

本来,国民党时这里有一条所谓的公路,路基宽约三米,勉强能通过一辆卡车,这时早已严重坍塌,长满了荒草,根本不能通车。

我们 158 团是在 1950 年夏天开到二郎山的。我所在六连施工的位置在二郎山东侧半山腰。那里,常常淹没在一片湿淋淋的云雾之中。那里坡陡沟深,水流声闹得人们连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山上隐约有一条小道,像羊肠子一样,穿过悬崖和古树,岩石风化严重,还常有泥石流和塌方。由于人烟稀少,那里有熊、豹、野猪和成群的猴子。

要打通二郎山,不那么简单。二郎山上有一片片的稀泥,短的有几里,长的有十几里,有半人深。汽车陷进去,轮子乱打转,就是开不走。我们砍些树枝,甚至把被子垫上,汽车才喘着粗气开走了。

清除了淤泥,还要战胜巨石和塌方。我们从中原一直打到西藏,打仗是行家,修路却是门外汉,当时也没什么筑路机械,手里只有铁锹和十字镐。二郎山塌方地段多,一垮就是几里地,常把汽车